

白露为霜
霜华浓

竹宴小生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白露为霜
霜华浓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露为霜霜华浓/竹宴小生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430 - 6464 - 5

I. ①白… II. ①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9740号

著 者: 竹宴小生

责任编辑: 赵 可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姚姚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9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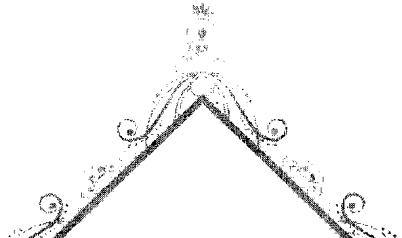
定 价: 45.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CONTENTS
录

上
册

- 【楔子】 / 1
- 【第一回】 嗅青梅，少年听雨 / 3
- 【第二回】 芳华年，得随仙缘 / 26
- 【第三回】 断魂歌，花前月下 / 33
- 【第四回】 桃花色，问心台上 / 67
- 【第五回】 生为妖，憾而为妖 / 75
- 【第六回】 十方念，一念之间 / 135
- 【第七回】 百草园，却藏龙气 / 147
- 【第八回】 紫藤花，念念皆伤 / 163
- 【第九回】 天方阁，梦寻心念 / 209
- 

目
CONTENTS
录

下
册

【第十回】	情纷纷，谁转乾坤 / 221
【第十一回】	白字崖，真假难当 / 246
【第十二回】	小朱雀，两字伤怀 / 285
【第十三回】	双丝网，有千千结 / 312
【第十四回】	玄鱼泪，千年过往 / 332
【第十五回】	往事休，山雨已来 / 376
【第十六回】	凡人心，不问归路 / 397
【第十七回】	天不老，情终难绝 / 439
【番外】	苍术篇 / 445



云端之间，是九重天上的天界天宫。这里，有神，纵横天地间，世事万物不过蝼蚁，可剑破苍穹，手覆大地；有仙，以天为棋盘，以星为棋子，仙光掠过，一子落下或许已过流年岁月；而正是这样的人，或可有情，才不至于立于寂寞之巅，憾过千年。

“娘娘，入夜了，该歇息了。”

她缓缓抬头，不点自红的朱唇轻启，面无表情，“帝君呢？”

“帝君……在凤瑶姑娘的守魄灯那……”

哦，是吗？这凡人女子死了，也比她金贵呢……微微自嘲地望着外头，秋水无波。

做了九重天帝君的帝后已有千年，在外人看来可谓夫妻恩爱，举案齐眉。

是啊，的确是举案齐眉，到如今她却还是处子之身，这得叫人多笑话。

当年的玄鱼一族三小公主，还未嫁进天宫的时候，每日里都在爹爹身边嚷嚷着，我要嫁个英明神武的男人，能与 he 相伴千年。

如今……千年啊，呵，千年倒的确是度过了。

男人么，也足够英明神武。却放在天宫中做了个摆设，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摆给整个九重天看。

摆了千年，她原以为，那凤瑶的死能让他回头来看她一眼，却没料也还是个奢望。

这都多少日了？从凤瑶死后，他就再没离开过凤瑶的守魄灯，巴巴地望着这个凡间女子能活过来。

每每在外头见到憔悴的他的时候，她都想告诉他：人已死，你是个帝君，你不能破禁法救人。不若怜取眼前人……

擦肩而过之后，她还是忍过了。

千年一梦难再续，无边孤寂谁独享。

求、求不得。他给的足够温柔、也足够体贴，却都不是她想要的。

“扑啦”一声，一颗珍珠滚落在地，从她的右眼处缓缓落下，这是玄鱼族的泪水。据传，玄鱼族的女子皆可落泪成珠，在凡间的传说里，一滴眼泪便是价值连城的存在。

小侍女巧儿默默捡起，却看见昭华帝后站起身，向外走去。

不两日，便传来了凤瑶姑娘的守魄灯倒塌之事。

再不两日，却陡然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九重天本纪》记载，

时九重天上帝俊一系尧天帝君以下凡历劫为由，跳下雷刑台转世，传帝位于安陵帝君。

其帝后昭华也随之转世，一时间，九重天上颇有动乱，而过得百年，也渐渐淡忘了，这已经转世为人的一代翘楚。

谁也不知道，自从昭华帝后离去后，发生了何事……或许，这将成为一个谜，在来生，慢慢解开。

第一回
嗅青梅，少年听雨



深夜里的青牛山，黑黝黝地伫立在青牛村的村头坝脚处。

这青牛村不大不小，将将百余口人散落在青牛山脚下，传说，这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群居之所，于是村民们便将村头的山脉以及村子纷纷冠以“青牛”二字，皆以此为豪。

山腰处卧着一片葱翠的田，在夜色下看着很是不明朗，一个黑黝黝的身影忙忙碌碌地颇为费力地将个藤椅拖到了凉棚下方。

用茅草堆砌而成的凉棚一瞧便极为凉爽，四周通风，上遮不住炙阳，下挡不住风雨，唯有黑夜里，能将清透的月色洒在了女娃的面上。

这是一张十足娇憨的面容，唯有那双圆圆的眼睛显得灵气十足，这身影在藤椅前后忙碌着，终于返身弹灭茅屋里微黄的豆光，欣欣然躺了回去，照旧将那草帽覆在面上，想着那个比较深刻的问题。

“那为何不冠以老子二字呢？比如老子村？老子山？”

诚然，这是个深邃的问题，所以女娃呆呆地望着挂在瓜田上空的月牙，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青牛山青牛派的种瓜小童朝露，尚不过是个总角的丫头，便已在青牛山的

山腰上度过了数年的光阴。

这夜里的瓜田说起来的确比白日里要危险复杂得多，诸如夜里偷瓜的小贼会时常出没；亦或是那猪獾也会随夜潜入田，对待这些，朝露一般是折腾出些声响来吓唬吓唬，若是执意要偷，朝露也就任其而为。

她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此乃行善积德。

然今夜这瓜田却有些稀奇，从不远处，倒是小贼先发出奇怪的声响，窸窣窸窣连绵不断。

朝露好奇了，她拂开盖在面上的草帽，一脸茫然地望向那声音的来源。

习惯性地睁眼又闭眼，熟悉了那个个浑圆的西瓜依旧躺在原地，似正在熟睡的娃儿，毫无动静，倒是那繁茂的瓜藤与瓜叶之间，就像是有小地鼠来回穿梭，若荷叶片大小的瓜叶时不时动弹几下。

“唔……”

刚欲拨开眼前有些碍眼的瓜叶，耳朵尖的朝露听见男人的低喘，她若有所思地直起身，叉腰思考，低喘声消失，转而很明显的急促的宽衣解带的声音。

感情是半夜在瓜田里大解的，如此这般便不好打扰，于是朝露默默起身，准备回自己那小凉棚。

哪知随后便听见更加低声的女人喘气……让朝露停下了脚。

她再度好奇地瞪圆了本就圆的眼睛——这一出戏，似乎她这看守瓜田数年的人，也是生生头一遭啊。

所以她轻轻拨开面前瓜叶，眯着双眸子探了进去。

好一出销骨酥的戏码，这眼前二人竟是片缕不着，以极为高难度的姿势躺在一片瓜田里，大瓜小瓜被摘下数个扔在一旁，清出了条道道。

这男人伏在女人身上，二人紧密贴合，月色下身段虽不算曼妙，倒也起伏跌宕极有韵律，若配上一曲《十万埋伏》，也能感觉出这其中的紧张与刺激。

男人动作狂野，压抑不住才会扯出几声低喘；女人则是已经激动不已，两手在瓜地上来回抓挠着，间歇性地低泣出声。

朝露蹲在一旁，若大解姿势，她想，若是打扰了这出好戏，就告知别人，她在大解。

嗯……这理由感情好，于是乎便大摇大摆地蹲在原处，将这场戏码观赏到底。

朝露从入了青牛山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修行方式，男人气喘吁吁，女人哀鸣连连，但望不清的面上似乎迫切不能，渐渐的传来汲汲水声。

朝露不由得有些口干舌燥，面红耳赤，一张小脸呼喇地往下掉汗。

“怎样？莲妹，感觉如何？”

“啊……牛哥，牛哥……”被称为莲妹的女人终于忍不住喊出了声，“欲死欲仙啊……”

啊，果然是修行之道啊，太过玄妙！太过玄妙啊！

朝露小心又大力地拍着大腿，心中直呼过瘾，这出戏可比村子里戏班子敲锣打鼓看得舒畅，虽然说看着看着似乎自己这心里有些不对劲，但总体来说着实是堂修行大道之课。

果不其然，师傅说过一句“修行在人间，所以朝露，去体验生活吧”后，将她派到这瓜田来是十分正确的！

于是朝露眼红鼻子臊，忽觉有些内急，正欲转身寻地解决，却看见一旁也伏着一双隐隐灼灼圆溜溜的眼睛，定睛一看，竟是个小小少年。

那少年见朝露嘴微张，一副将要说话的表情，面色紧张，一张手就将朝露拎出。朝露只感觉眼前一花，便到了处完全不认识的山洞之中。

“你、你是……”朝露张口结舌，指着那少年满面的惊奇，会用法术的，非仙即怪啊。

少年身着一件淡蓝色小衫，露着两条细瘦的胳膊，那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泛着怒气打量着朝露。

少年双手叉腰，指着朝露教训着，“这种情况怎么能说话呢？你要是打扰了人家，你明白可有什么后果？”

朝露想了想，“走火入魔？”

他噎住，蹙着眉头，郑重地点头，“没错，就是走火入魔。”

朝露拍着胸脯，长舒了口气，“那还好还好。”

“你不怕我？”

“为何要怕？你是妖怪？”

“不是呢，我是花……呃。”少年停住，定定地看着一身朴实装束的朝露，“你叫我二二可好，我叫二二，小名就是二二。”

“噢。”朝露笑出了声，居然二二有这么朴实的小名，不过她还是笑意盎然

地回道：“我叫朝露。”

朝露笑得憨实，让二二放下了心防，跳跃着抓住她的手问，“我们再去看好不好？”

“看什么？那个千篇一律的动作呢……学一次不就会了？”

“不是啊，看他们脱衣服！”二二用力地点头，黑葡萄的大眼就又闪着希冀的光芒。

于是这二人忘乎所以地施施然动了脚步，惊住了仍在原处野战的牛哥莲妹，也惊住了朝露，她拿双奇怪的眼神看着二二，二二才张了张嘴，嘀咕着，“糟了，我忘记这是结界了。”

牛哥、莲妹呆呆地看着那两一摇一摆突然从瓜田中站起来的小娃娃，彼此的眼中都闪现出一丝恐慌。

朝露故作镇定，抓着二二的手，赫然转身离去，还随手轻挥，“二位继续，这修行不易，莫要耽误良辰。”

方走到凉棚旁边，就见那牛哥莲妹慌乱地起身，随手抓着散落的衣物，一跳一跃地落荒而逃。

朝露摸摸头，自言自语着，“牛哥莲妹……难道是青牛村里王家大哥和邻家豆腐铺子的婶婶？”

二二说：“糟了，岂不是要走火入魔了。”

青牛山山高千丈，入山处两川相接，一条细流从山上缓缓垂下，若一女子青丝散落处滑落的丝带，汇成一潭，被人唤作青丝泉。

青牛山上修行小道人朝露，浑浑噩噩地在这座山头上已是待足了不少年份。

她时而会想，师傅将其派在这片瓜田有何妙处呢？十年来她赶猪獾防小贼的时候，赶着赶着就在想，修行之道究竟在何处。

那夜里，她突然悟悟，原来……竟有这等妙处啊，这叫做什么……欲死欲仙术？

不过最重要的是结识了一个好友，朝露虽然面上憨傻，心中着实通透的很，二二是一朵天然孕育的小花精，心性偶尔邪恶，但多数时候是善良的。

他总称呼着自己是花家的，花家来的二二。

二二时常会来寻朝露玩耍，漫山遍野里也就这两个孩子撒了欢地奔跑。终于在一片宽阔的草地上，二二扑上去，就地打了个滚，被长草扎得浑身痒痒，却还是抑制不住地咯咯笑出了声。

朝露跟在二二身后，手中握着根随手拔下的青草，搁在口中嚼了嚼，草根处酸溜溜的汁液滑进了口中，引得朝露微微皱眉而后笑得酣畅。

顺着阳光下去，朝露看着身后的一片瓜田，回身对二二说，“我要去给师傅送瓜了。你跟我一起去么？”

二二好奇，“送瓜？送到哪里去？”

“师傅啊，师傅那里。”

“为什么师傅住在山上，你却住在瓜田里。”

“师傅说……要入世修行的，所以我一直在瓜田里体悟人生。”朝露摘上几个好瓜，从凉棚中取出两筐，一个筐内放上五个小瓜，脆皮青色还带着一络瓜蒂，着实新鲜。

朝露将两筐挑上肩，眉头微皱，两脚张开，腹中运起元丹，使出吃奶的劲将两个筐筐扛上了肩。

“这么辛苦，我帮你。”二二伸手，一个法诀就送了出去。

朝露连忙拦住，小脸很是认真，“不用，师傅说了，送瓜也是个修炼身心之活，我若是能长久以往，定能练出高深修为。”

朝露向前走，缓缓的，二二叼着根树叶，满脸的不爽，口中嘀咕着，“倒是能练出一身蛮劲，不好，不好。”

顺着青丝泉旁的山路一路蜿蜒，整条山道不算难行，但的确陡峭，好几回二二在她身后都深深地捏了把汗，刚看见这前头的瓜筐撞在了山壁上，他刚想替她扶正，便被那迎面甩来的瓜筐险些撞到地上。

“喂，你小心些。”二二两指夹住扁担一头，从地上撑起身子，随手卡住那扁担挑子，哼哼叽叽，“你到底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帮你？”

朝露喘了口气，腾手出来摇了摇，结果一个趔趄，险些又坠下高处，生生将那见多识广的二二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连忙拉着朝露说，“别说了别说了，走路走路。”

一路向上盘，青丝泉的水溅到面庞上甚是凉爽，路不算难走，渐没云端。

远远，见那道观的山门已经从云里探出了匾额，甚是壮阔，上书“青牛山

“青云观”六个古体篆字，迎面便是广场，左右为一钟楼、一鼓楼。广场上无数白衣道士在舞剑打拳，好不热闹。

广场左侧为太和楼，右侧为中和楼，白衣道士们正后方便是祭拜神仙的三清殿。

二二啧啧说着，“不行不行，太阔气，没了仙气。”然他话刚说完，却见朝露放下瓜筐满眼的艳羡又有些失落地看着那些在舞剑打拳的道士。

他心中生出些许不适，挡在朝露面前，直嚷着，“有什么好的，和我们花家比差远了。”

朝露微愣，才憨憨地笑着说，“师傅待我也是极好的，我本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若不是师傅，今日的朝露在哪里也不可知呢。”

二二越听越不是滋味，长出一口气，但看那些个道士格外不顺眼，忙问，“送到哪里？送完了我们赶紧回去。”

朝露连忙指着中和楼的方向，“那里，送去伙房就好，会有师兄来分配去处。”

伴随着朗朗读经声，转到中和楼后，一身着青衣的小道士正在忙活，见朝露挑着个担子向他们走去，便挤眉弄眼地向这方走来。

朝露见此情形，似乎已是见怪不怪，喊了声“师兄”，便自将甜瓜挨个搬进伙房的大缸中。

二二卷起袖子也帮着一起放。

青衣小道士们喊道，“这不是我们最小的师妹么？”

“对啊，师妹你还在守着瓜田？”

一群人也不知是善意还是恶意地围着一圈，似乎很是稀罕这难得来一次的小师妹。

二二皱眉，端着个瓜说道，“让让，让让。”

小道士们哄然大笑，指着朝露喊道，“小师妹找小情人了，小情人居然来帮忙了。”

朝露也不恼，放下最后个甜瓜，笑眯眯地说，“师兄们谬赞了，这只是个朋友。”

旁人还在嬉笑，二二已经气上眉头，怕是再激他一下就要与这几个小道士打上一架，朝露却牵牵他的衣角，死死地拽着不让他上前。

白露
霜为霜
华浓

这会，才有个身着白衣的负剑少年奔上来叱喝道：“闹什么闹，还不快去干活？”

青衣小道士们吐着舌头一哄而散，徒留那白衣少年迎着阳光，噙着笑容问：“露儿，你可好？”

这一句“露儿”唤得二二整张脸都皱巴了起来。

白衣少年剑眉星目，鼻若悬胆，一张少年老成的脸上却扬起笑容若晴空朗朗，让二二心中有些不愉快，还有更加强烈的妒忌以及分外的自卑感。

的确，二二只是个小小花精在尘世间打滚，却有人笑得比朝露还要没心没肺兼灿烂至极。

朝露刚欲说话，这白衣少年的眼睛便转到了二二身上，那璀璨的双眸只一眼便立刻瞪大，瞬间从白色道士服中掏出个铜镜大喊：“妖孽，哪里跑！”

二二被惊吓得向后一跳，朝露也慌了神，连忙抓住白衣少年的手，将那铜镜抢夺了过来，“心岸师兄，二二不是妖孽。”

心岸不信，连忙顺手拔出背上长剑，长剑上方青龙纹印，闯过朝露便劈向二二，口中还喊着，“露儿，你被妖孽盯上了。看师兄为你降妖除魔。”

除魔你妹啊。朝露心中一紧，却见那边厢二二不知从哪里抽出把扫帚，大吼着：“老子就不是妖孽，打就打。”

“别别别，被人看见了不妙。”

朝露的喊声无人理会，这二人已经上上下下过招十余回，在中和楼的后院战得昏天黑地。

扫帚方寸间已是占了些许优势，因它占地较大，一扫帚下便是满园子飞灰，唯一一棵老树被那扫帚的余力打得扑啦啦直掉树叶。

不多时，那群青衣小道士便围了上来，见心岸师兄居然与那看不顺眼的娃子打成一团，不禁放声大叫着：“心岸师兄，加油啊！”

朝露心中焦急，但她法力着实低微，她明白心岸乃是青牛道长唯一持剑弟子，在青牛山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一打若是引来了师傅，少不得是讨一顿责罚。

不由跺脚，在漫天飞灰中穿行而过，好不容易错过几次剑光，近到二人身前，却愣在原处。

只见二二一招子扫帚居然打飞了心岸的青龙宝剑，狠狠地将心岸按倒在地，

那眼神中戾气盛起，一字一顿地说：“记住，老子不是妖孽，老子是修仙的。”

心岸也倔强得很，憋红着脸说：“我的通天眼不会错的。”

“迂腐。”二二松开心岸衣襟，拍拍手，坐在心岸身上满脸的得意，“那你打我啊，小道士，没几分斤两还敢和老子挑战。”

众青衣小道不满了，刚欲围上替大师兄报仇，朝露见机，手也伸向二二，想先将其拖离是非之地。

身后传来一声严厉的喝声：“什么情况？”

这声音朝露不熟悉，但是小道士们却立刻乖顺地站在原处，她心下一惊，知道是师傅果然循声而来。

“师傅，朝露小师妹带着个妖孽上山了，大师兄在替天行道。”一青衣小道连忙献好，只手指向朝露。

这青牛道长形容着实慈祥，仙风道骨，长身直立，身着八宝挂坠青莲色道服，头顶莲花冠，好一副修仙圣人相貌。

他眼神灼灼望向朝露，而她身侧哪里还有别人，只有心岸扶着道冠，拍掉身上的灰尘一脸淡然地站在她身旁，

所以他皱眉问：“心岸，你们方才在做什么？”

心岸连忙恭敬地回答：“秉师傅，方才师妹只是想与心岸学习一二，所以心岸……”

“胡闹。”青牛道人吹胡子瞪眼，想当初他并不想收留这来路不明的女娃娃，青牛山青云观从来都是广开财路广进弟子，若不是着实喜爱家底富贵的心岸连番相求，他哪里有闲心思多养一口人。“你乃是我座下持剑弟子，学的是青云山不传之法，怎可胡乱传授？”

心岸白了脸不再说话，朝露将掷在地上的扫帚捡起靠在大树旁，低低地说了句：“师傅，徒儿知错了，徒儿这就下山。”

青牛道长持着拂尘，捋着胡须，眯着眼睛点了点头。

朝露在众人的戏谑目光中，却还是努力含着那淡然的笑，背着担子转出中和楼。

甫一出那山门，就瞧见二二抱臂靠在山壁上，满脸的不爽快。

“老子可不是妖孽。”二二喃喃着，还斜睨了眼朝露。

朝露眯眯眼笑着，背上的担子来回晃动着，“是啊，老子也是来修仙的。”

“对。露儿，那老头子待你那么坏，不如你跟我去花家修炼。”二二上下打量着朝露，顺嘴就学了心岸将朝露的名字换成了露儿。

朝露忙不迭点点头，“师傅待我不坏的，只是今日是朝露做了错事罢了。”

突然她皱了眉头，望着二二的眼神里多了丝悔意，“不好。”

“怎么？”二二着实担心朝露反悔，一张脸白白淡淡的。

“忘记问师傅何为欲死欲仙术了。”

“去花家吧，我帮你问师尊。”二二胸有成竹，满脸的自得。

朝露听了二二的，随他大摇大摆地向花家进发。

就朝露的推断，所谓的花家不过是一群小花灵求仙问道之所，她觉着很好玩，自然是要去的。她揣着个手，一路盘山，从来不怕爬山，原先背着个瓜筐走得比谁都稳当，如今空着两手，见这路越走越陡峭，倒也没有露出几分难色。

翻过一座巍峨的山峰，穿过一条长长的谷地，幽谷深深，两旁是一路桃林，远远的看不见尽头。朝露咋舌，“二二，你每次都走这么多路来找我吗？”

二二在前面带路，小窄肩耸耸的，“不不，我是修仙的，自然不用这般走。”

朝露眨了眨眼，撇起了嘴，“二二你这个笨蛋。”

二二呆愣了一下，停住脚等朝露上前，待要问个究竟，结果朝露一路自顾自地走，不理睬他，倒将他急得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才恍悟，好歹朝露也是个修仙的，结果修出了一身蛮劲自不必说，这飞天遁地想来是没戏的了。

朝露揣着个手在前，二二讨着个好在后，这一路倒是笑笑闹闹也已经近了黄昏。

这时，一块两头高的山石立在面前，二二眼前一亮，指着这块山石，“快，过了这山石就到我家了。”

二二成日将花家挂在口上，朝露心中原先以为，花家不过是个山中茅屋，住着像二二这般的小花灵一二。

然而甫一转过这块簇着丛丛野花的密林，眼中现出的赫然是雕梁画栋的大宅子，宅院深深，门梁上雕着“花前月下”四个篆体大字，花前月下旁的檐梁上，细密地镂着牡丹花、芍药花等华贵花种。

宅院的门外，开辟了一亩三分地，各色花种在其中竞相开得妖艳万分。这

没到秋分时节，却见四季花系都各开一朵，让人无端怀疑，此处住的恐怕还真是位百花仙子。

朝露凝视着那花前月下，若有所思，只是心道，“这里花前，我是瓜田……区别可真大。”

二二牵着朝露的手，跳过几个台阶，奔跑得很是欢快。

一起脚，踹开了宅院大门，大声喊着：“师傅，师傅我回来了。”

这门内分四座院，正对着的大堂廊下走过几个娇艳至极的女子，纷纷拿着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打量着二二身旁的朝露，几人持着帕子捂着嘴偷笑，还不停的递送秋波，让个小二二憋红了脸。

从正堂内走出个男人，朝露的眼睛瞬间睁圆了开来，这男人说他英气逼人，却又藏着分娇弱的润白；若说他面如冠玉艳若桃李，却又多出了几分英俊。总归是个比之门廊外的女子还要美上几分，怎不叫年纪虽小却颇能赏识美色的朝露面上飞上淡淡的桃花色。

二二扭捏了几步，还是鼓着勇气冲上前去，拽着那从正堂中走出的男人的手，喊道：“师傅，师傅，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朝露。”

那男人眯着个凤眼，漂亮得不似凡人，上下打量着朝露，随即挽出个十分魅惑的笑容，连声音都万般风情，“哦？你就是露儿？”

朝露瑟缩了下，虽说声音着实温和，却不知为何多了分凉意，她点着头，揣着手，笑得憨实。

“那二二你带着露儿在我们花前月下多玩几日。不要慢待了人家哦。”

“大叔……”朝露想了想，不知如何唤，叫哥哥似乎有些不对，可叫师傅也是不对，想来想去，她缓缓开口，着实让眼前这漂亮男人黑了脸。

他一步一步下来，那用银丝线攒出的浅色龙凤步履在眼底晃动，那漂亮的脸蛋便送到了朝露面前，“嗯？你方才喊什么？”

“大叔啊。”朝露回答得理所当然，那凤眼眯得更是危险。

“叫我花情师傅。”他用手轻轻点着朝露的眉心，她皱着眉头应了下来，这花情才舒缓开笑脸，用一双温厚的手揉得朝露的脸蛋生疼生疼。

朝露不敢动弹，花情凑到她脸庞边，深深地吸了口气，陶醉地说道，“好香的味道。”

朝露一哆嗦，二二却拽拽她的手，调皮地笑着应和。

朝露放下心来，虽说这花情师傅过于漂亮了点，也过于危险了点，但着实